

不容青史盡成灰

白先勇為白崇禧立傳

(下)

●石永貴 (正中書局董事長、大學教授、台視、中視總經理、台灣新生報、中央

日報社長)

四平街之戰成關鍵

白先勇侃侃而談的，是「四平街之戰」，那不只是白將軍得意的戰役之一，更是國共成敗關鍵之戰。

因為，先從軍事來說，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軍隊與共產黨所組成的共軍之戰，其次序為：東北的遼西會戰，華北的平津保衛戰以及徐蚌會戰，是連鎖的反應，也是後來在東南亞所謂的骨牌效應。

為什麼白將軍所督戰的「四平街之戰」成功，國軍卻在東北戰場後來落得一敗塗地，最後敗到臺灣，這也就是為什麼白先勇為這一章，用了「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的原因。

〈白崇禧與四平街之戰〉，是刊登在

當代雜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及十二月號

兩期，並附多幅珍貴圖片，總編輯金恆煒很重視白先勇的這篇歷史著作，而冠以「白先勇新作」標示。

對日戰爭勝利後，政府為收復失陷十四年的東北故土，特將印緬遠征軍的精銳，經美方的協助，以海空方式開拔東北，以達成光復國土的使命。意義也特別重大，因為中國之抗戰，起自九一八，中國抗戰八年，自七七全面展開，但東北卻遭受淪陷十四年之悲痛，東北父老盼中央軍之到來，其心情只能從杜甫詩中體會萬一。

自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六年初第一次「四平街之戰」，前後出關的國軍部隊如次：

新一軍 軍長孫立人，新六軍 軍長廖耀湘，十三軍 軍長石覺，五十二軍

軍長趙光武，六十軍 軍長曾澤生，七十軍 軍長陳明仁，九十三軍 軍長盧濬泉，青年軍二〇七師 師長羅又倫。

統帥這些大軍的，是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杜聿明，副長官鄭洞國。(臺北《當代雜誌》，第一四七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頁八十五)

這不只是中國歷史從未有過的機械化部隊，且在國境外有作戰經驗，軍師長都是抗日名將，除了「美派」維吉尼亞軍校出身的孫立人，也都是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先生的「天子門生」，就難免恃寵而驕，這都是軍事政治之所忌，也是清朝危難、曾國藩中興以及太平天國起落之寫照。

日本戰敗，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共藉游擊隊滿軍以及蘇俄的協助，緊急出關，而鞭先一著，把東北從日本占領手

中接收過來。

國軍由海運出關後，就在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在四平街與中共展開一場爭奪戰，戰爭可能的成果，北指長春、哈爾濱，南向大連，則東北除蘇俄占領「旅大」外，幾可完全光復。

因此，最高統帥蔣主席選擇遼北四平街進行一場對共軍的殲滅戰。白先勇說：「這是東北第一次主力會戰，對於東北得失，以及整體內戰，關係至鉅。」

當時位於中東路遼北省會四平街人口只有八萬，但戰略以及鐵路交通均居樞紐。

而「四平街之戰」前夕，共軍由林彪親率，已增至三十萬人，而攻擊部隊我方在「四平街之戰」前，國軍出關之七個軍，約二十八萬人，但分散其他占領地，直接或支援圍攻四平街之戰遠少於此數。但裝備精良，美式配備，士氣高昂，恐中國歷史中包括蒙古遠征，少有的勁旅。但缺點在「天子門生」，都以名將自居，將領間配合度較難，指揮亦欠靈活，調度失靈，更不在話下。此一軍事致命缺失，雖倖免於四平街攻擊戰，卻重演於遼西會戰，不只是出關部隊，幾乎盡毀於此，中國遠

征軍之精華亦遭重大損失。被俘投降之將領，星星滿地，東北敗亡，並導致中華民國大陸全面解體，而遭一九四九年退至臺灣之命運。

善謀能攻無役不勝

「四平街之戰」蔣中正曾下令東北行營限期攻克，可是自南北上部隊進展遲緩，拖延近二月，仍無法抵達指定之攻擊線。蔣先生至為焦急，因為有馬歇爾返華在即，有迫政府東北軍事行動就地停戰之慮。

於是蔣使出王牌，將在六月一日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國防部長白崇禧急調至東北督戰，以便拿下四平街。

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杜聿明原奉蔣中正之命，必須四月二日攻下四平街，可見火急，但遲至五月十四日始提出攻擊計畫，亦可見其嚴重。白崇禧真是受命於危難之間，於五月十七日飛往東北，隨即進入戰區，了解狀況，運籌戰局，找出問題所在，即與眾將領定下作戰目標，首要目標為四平街，第二目標為長春，第三目標為哈爾濱，實在是不折不扣的直搗黃龍。

當代雜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頁五十八）。

白崇禧握有勝券。同時，白氏天資聰慧，善謀能攻，自北伐以來，無戰不勝，也無役不勝。更重要的，白氏與正在東北作戰的將領白杜聿明以下，均有提攜淵源。

如保安司令部長官杜聿明及副長官鄭洞國，新六軍軍長廖耀湘，均成名於崑崙關大捷。

那是民國二十八年杜聿明任第五軍軍長，率領鄭洞國、廖耀湘等攻打崑崙關，戰爭至為激烈，反覆來往，雙方損失慘重，白崇禧親往前線指揮，面授杜聿明機宜，始得一舉攻下崑崙關，杜聿明一戰成名，白將軍一如抗戰初期，協助李宗仁台兒莊大捷，但亦不居功。

孫立人將軍的戰功揚威緬甸，為近代中國與日本交戰以來，在域外擊敗日本第一位將軍，甚受參戰國美國、英國讚賞，但卻險因退往印度，遭受軍法審判。原因出自：「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不遵守命令，擅自離開戍守的曼德勒，前往仁安羌援救英軍，以致防線拉得過長，全面戰局遭受動搖。撤退時孫部負有掩護任務，又

違抗命令，中途脫離，不隨同國軍歸國，反而尾隨英軍之後，退往印度。」（沈克勤編著：《孫立人傳》（上），臺北：學生書局，頁一九五）。

這段孫「失職」的報告，更要命的，是杜聿明在軍委會於民國三十一年在重慶召開最高軍事會議中提出的，該項會議是由蔣中正委員長主持的檢討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失敗的責任。

白崇禧將軍首先發言，為孫立人辯護：「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失敗，統帥部應負完全責任，不能歸罪於哪一個人。」

白將軍之言，不只是為會議解局，也可能救了孫立人一命，至少免於軍法審判。

如今，真是冤家路窄，杜、孫兩位又在冰天雪地的東北再逢。同時，杜為黃埔出身，孫文武全才，國內清華、美國普渡工程背景再加上維吉尼亞軍校，路線與思想觀念相異，而杜又是孫的戰地最高長官，人非聖人，如何能合作，又如何能密切合作！

就在白將軍抵達東北，孫立人亦在白抵達先一日——十六日，奉命自美返國，緊急投入戰場，帶著他的子弟兵新一軍，

士兵歡聲雷動，展開對四平街的行動，衝散「人海」，攻堅而破。兵貴在神速，破四平街，孫將軍馬鞭一揮，指向長春，再向哈爾濱，其神勇一如天兵天將，直搗黃龍。

有關孫將軍緊急被調回國事，孫立人傳作者沈克勤有真實的記載與生動的描述：「五月十日，孫立人正在華盛頓參加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會議，迭連接奉蔣主席四通電報，令他剋日返國，火速返部，指揮其部隊作戰。」

孫將軍途經舊金山時，「史迪威將軍聞曾至機場相迎」。兩位戰友，久別重逢，握手言歡。史迪威對孫說：「他一向認為中國軍人是很能作戰的，但需要現代的裝備和訓練，目前在中國能擔任此項訓練工作的，只有你了。」

「新一軍官兵聽到孫軍長回到軍部，士氣大振。」（孫立人傳（上），頁四一六及四一八）驗證了曾國藩之言：「得一將則全軍興，失一將則士氣阻。」

五月十七日白將軍抵達前線指揮，只有兩天，至十九日，為時一個月轟動國內外的「四平街會戰」就告結束。

白將軍真不愧神將揮神兵。

四平街攻下後，沿中東鐵路北上，直指長春，也是孫立人指揮新一軍乘勝追擊。但長春城內，情報指出：尚有六千蘇軍占據，南京方面有顧慮，急令暫停行動，白崇禧決心既定則說：「既是我下達命令，責任當由我負。」

當時的國府，雖為四強之一，但可憐的，就怕蘇軍干預，引起衝突，戰爭擴大，又怕美國馬歇爾不悅，但白崇禧就是不信邪，一面趕往南京向國府蔣主席報告，一面又遄返東北，揮軍繼續乘勝追擊，此時，蔣主席不放心，緊跟著飛來東北視察。蔣主席的專機，甫在瀋陽落地，捷報就傳來：國軍已收復長春了。更令人意外，面對勢如破竹的國軍攻勢，蘇聯態度也有了大轉變，還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竟不惜扯中共後腿，向蔣示好。」（《白崇禧將軍與四平街之戰》（下），頁六十二）

長春拿下後，能征慣戰的孫立人將軍的第一軍，並未留戀「新京」昔日風華，享受戰爭戰果，繼續乘勝追擊，越過松花江，直指哈爾濱。

此時，馬歇爾、蔣中正與白崇禧間發生了微妙變化，而成為現代中國悲劇的根源。

千鈞一髮一念之間

白崇禧向蔣中正主席提出東北兵力全盤計畫，目標自然在以肅清東北境內共軍，以及其後的軍事運用以及軍力部署。白先勇寫道：「父親力主乘勝追擊，直取哈爾濱，乘著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失去戰鬥力之際，窮追猛打，一舉拿下齊齊哈爾、佳木斯及滿州里，北滿諸重要城市。進一步，父親主張組織東北民眾，編三百萬民團，保衛地方，肅清共黨勢力。父親並建議待東北情勢穩定後，抽調五個美式裝備師回國內至華北助北平行營剿共，打聶榮臻部，學事畢再行調回。」

白先勇很興奮地回憶：父親最擅長組織民眾。這位「廣西子弟」，也以「廣西建設」招牌而自豪。他說：「父親自告奮勇願意留在東北，繼續督戰，負責將肅清東北共軍計畫付諸實施。」

白將軍擅於用兵，在國軍高級將領中，又以圍棋著名。他的第一步棋，一方面在猛在狠，一方面又有通盤圍逼的戰計，把共軍圍逼到角落去而圍死。可惜又可嘆的，蔣先生卻另有打算。

據推測：蔣先生所以未能採納白將軍

的全盤勝利計畫，一方面還是受制於馬歇爾；一方面過於輕敵，認為東北局勢不難解決，可以慢慢打，更不用花那樣大的力量，慢慢收拾，看你能逃到那裡，就如同民國二十三年蔣先生在江西五次圍剿中共，並有一次大勝利，卻令中共在「長征」中復甦，乃至復活，成為統一全國的政府。

蔣中正聽白崇禧的近剿遠略計畫，可惜未能聽進去，或許他認為勝券已經在握了。

蔣中正面告白崇禧：

「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

白崇禧廣西牛脾氣來了：「委座在此，我也在此！」

白崇禧是一位為人建功，不搶功卻勇於承過的將領，直指蔣先生心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準備代蔣中正馬歇爾面前受過。這是白將軍特有的廣西人的骨氣。

此時，真是千鈞一髮，全在於蔣先生一念之間，歷史軌道本來就不必作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的良機：

先說國軍。六月一日，孫立人的新一

軍，乘勝追擊，過松花江抵雙城，哈爾濱近在咫尺。

再說中共。六月一日，潰不成軍的林彪致電中共中央周恩來等：準備游擊放棄哈爾濱、齊齊哈爾。毛澤東經過兩天的考慮，在六月三日覆電林彪：同意放棄哈爾濱。

最後說美國馬歇爾。蔣先生受到馬歇爾的壓力，如神助的孫立人新一軍，接到蔣先生停戰命令，六月七日起，國軍停止追擊。孫找杜聿明力爭。

杜聿明不是白崇禧，他那會聽孫立人的。不幸的，白崇禧的顧慮，在他離開東北後，都一一出現了。

歷史真是太無情了，不只是掌握在三人兩人之手，而是取決於分秒間。

中國的生命線，就這樣斷裂了；中國的命運，也就這樣斷送了。

作為決策者，無論負國家最高決策者或是公司企業負責人，都應引以為鑑。土耳其開國元勳凱米爾曾說了一句名言：勝利是無法取代的，任何藉口或理由，都無法代替失敗的奇恥大辱。

力主收復海南島嶼

經過八年浴血艱困的八年抗戰，白將軍無論在中樞參贊軍事或在前線，看軍民同胞，在敵人砲火刺刀下之慘烈犧牲，他知己知彼，知道單憑中國人的血肉與意志，是不易支持抗戰勝利的。所幸有珍珠港事變，乃有太平洋戰爭；最後有廣島長崎的原子彈，提早對日戰爭的結束。白將軍深信國際力量之不可缺少。

來到台灣後，白將軍仍作如是觀。他雖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實際並無機會參與軍事，但他對國家前途仍充滿信心。

具有政略觀念的白將軍，認為台灣海峽是天險，易於防守難於進攻，尤其早期中共根本無海空軍的實力，颱風季節又長，中共難跨台海一步。白將軍亦深信台灣將成為國際盟邦不可或缺的力量，他除了重視台灣軍事防禦力量，尤主張收復海南島，此與孫立人將軍的作為與想法，不謀而合。果然，乃有韓戰與越戰之爆發。韓戰使台灣得到安全機運；越戰使台灣得到安定繁榮。可惜，沒有海南島，否則整個情勢就不同了。韓戰之初，麥帥主張起用在台灣國軍，揮軍越過鴨綠江，直指東北；越戰如佔有海南島就成為解救越南的基

白先勇為崇禛立傳(下)

地。

真是英雄相惜。今日台灣的軍事訓練基地，特別是分布全省的陸軍訓練基地，全是孫立人將軍的心血。他自北至南，和士兵在一起，和新兵在一起，無論基本訓練或實彈射擊，孫將軍不辭辛苦，親手教導，親作示範，期待百練成鋼，可惜，當年孫將軍規劃的訓練基地，如今漸漸成為歷史陳跡了，怎不令人感嘆。

孫將軍一方面貫徹實施海島作戰指導方面；一方面積極規劃收復海南島計劃。關於作戰指導方面，孫將軍指出：

「海島之海岸防禦，應以絕對的攻擊手段及澈底的積極行動，以擊滅敵人於海岸前為最高原則，故應堅強防守沿線各要點，主要火力與堅強工事，及海空軍之協力，以求殲滅敵人於水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台北學生書局印行，頁六一〇）。

收復南島意見書，是孫立人將軍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六日提出：

一、作戰使用兵力：陸軍六個師裝甲一個總隊為基幹海空軍主力。

二、商請美方增援九個師之裝備及經費。

三、協防海島：收復海南島後，請美以海空軍協防以防共軍進犯。（同上，頁六二三—六二四）

近少有白先勇的新作，所以《當代雜誌》很重視白先勇的大作。封面題目為「白崇禛將軍與四平街之戰」，而內文文章標題卻是：「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這應是白先勇自擬的題目。在整篇文章中，先勇雖未指明何人為「虎」，這是先勇的含蓄與忠厚本性。但一個成大事的人，前怕狼後怕虎，就很難成大事的。白先勇為多智善謀遠慮善戰的父親，壯志未展，憾恨不已。

白將軍生前，常以「老五」為榮；逝後，先勇卻以父親為傲。

誰說「英雄見慣亦常人」？先勇對父親的崇拜，與日俱增，一如常人。

白崇禛與白先勇，確是中國現代史難見的父子文武全才，不要說空前，千古難見，百年亦不易再現。

先勇，我們祝福你。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中開拓燦爛的成就，不能讓泰戈爾、川端康成等專美於前。現代中國軍事歷史中，既然有白崇禛將軍，現代中國文學天地中，白先勇先生必將在國際大放異彩。